

女 蓮 佛

秦
文
玉



女活佛

秦文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 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四岁的女孩江央玉珍，意外地成了十二世女活佛的灵童。从此，幸运和厄运接踵而至……小说运用时空交错的艺术手法，把历史和现实巧妙地糅合在一起，在描写女活佛流浪印度的坎坷遭遇的同时，回述了她在国内十四年神秘的寺庙生活。小说既写了女活佛在国外被软禁的凄凄惨惨切切，又写了青年僧尼“破戒”私奔的坚贞爱情；既写了女活佛和岗穹赛扑朔迷离、令人感叹的感情纠葛，又写了他们两家为争夺佛位而展开的曲折斗争……作品细腻而真实地揭示了女活佛从人到“神”，又从“神”到人的心灵历程，赞颂了她怀念故土、毅然回到祖国怀抱的爱国主义精神。

责任编辑：刘会军 谢明清

女 活 佛

Nü Huo Fo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33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7 $\frac{3}{4}$ 插页 2

198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67,500

书号 10019·3828

定价 2.45 元

西天有乐土
人称曼陀罗

——佛颂

目 录

引 子	3
第 一 章 噶伦堡的雾	15
第 二 章 吉祥的云儿飘过来	41
第 三 章 异教徒	70
第 四 章 “邬金白霞”在空中	86
第 五 章 今天最吉利	108
第 六 章 快乐的小灵童	122
第 七 章 寻找运气	137
第 八 章 大经师考徒	153
第 九 章 背后是悬崖 前面是地狱	170
第 十 章 古碑上的故事	183
第十一章 豹蛇决斗	197
第十二章 六世达赖的歌	210
第十三章 毒 谷	237
第十四章 为了佛法的圣洁	257
第十五章 孤独与忧伤	277
第十六章 近侍私奔	300

第十七章	神猴与罗刹女的传说	326
第十八章	金刚镢	341
第十九章	拉萨河上的月亮	360
第二十章	十七颗红星	380
第二十一章	小罗刹和她的哥哥	403
第二十二章	路遇阿爸仁钦	425
第二十三章	雷 雨	446
第二十四章	住在人家的房子里	463
第二十五章	洛巴老猎手	479
第二十六章	重回棕榈客栈	499
第二十七章	神·鬼·人	516
第二十八章	命运之谜	539
尾 声		559

主要人物表

吉尊桑姆——丹宁寺第十二世女活佛，十八岁。

岗穹赛——琼卡尔草原卫教军司令，三十岁。

敏 姬——岗穹赛的妹妹，十八岁。

乌 坚——吉尊桑姆的侍卫喇嘛，二十五岁。

白 玛——吉尊桑姆的侍尼，二十二岁。

莫蒂拉尔——印度噶伦堡棕榈客栈老板，四十二岁。

苏妮达——莫蒂拉尔之妻，三十五岁。

央 宗——特务老太，六十二岁。

黑耳鹫——央宗之子，喜马拉雅大盗，三十七岁。

云登嘉措——丹宁寺女活佛的大经师，六十九岁。

仁钦洛色——女活佛之父，五十八岁。

卢剑萍——原西藏琼卡尔分工委统战部干事，后任中国
驻印度噶伦堡商务代理处秘书，二十六岁。

梁豫山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副团长，卢剑萍的丈
夫，二十八岁。

罗 旦——吉尊桑姆的侍卫喇嘛，二十七岁。

竹 嘎——吉尊桑姆的侍尼，二十一岁。

朗 杰——丹宁寺大管家，四十六岁。

甲 本——裹胁女活佛出国的卫教军小头目，三十四岁。

引 子

“咔嚓咔嚓……”

寒冬将逝的季节，从雪山环抱的丹宁湖上，不时地传来冰层断裂的声响。

阴沉的夜空，象一顶被烟灰熏黑的巨大的牛毛帐篷。每一阵冰层断裂的声响，都使它遭到冰谷风撼动那样摇晃不息。

位于银光闪闪的康布拉神山山腰的丹宁寺，铁叶山门紧紧关闭。听不到往常那样庄严的诵经声，也没有法螺和法号的吹奏声。笼罩寺院的，只有死一般冰冷的寂静。寒嗖嗖的山风，偶尔送来殿檐下风铃的叹息。

这是藏历土猪年，公元一九五九年三月下旬的一个夜晚。

在丹宁寺的一座四层楼的庄严神殿内，八十一盏酥油灯吐着明晃晃的火苗。火苗儿摇曳不停，冒着蓝幽幽的轻烟，散发出一股燃烧动物油脂所特有的气味。

酥油灯光照得神殿内半明半暗，影影绰绰。

一尊三层楼那么高大的佛像俯视着它脚下的酥油灯光。佛像的面貌看不大分明。明晃晃的酥油灯光在闪跳，

有时一簇簇光斑跳到佛像的腰部、胸部或者脸上，这才依稀可以看到，它是一尊手持金刚杵，腰挂骷髅头的威猛无比的护法神——大威德金刚。

明晃晃的酥油灯，也照耀着佛堂里的几个张皇不安的人脸。他们的身影在地上或墙上摇曳变化，一会儿长，一会儿短。其中有一个留着头发，头戴硕大绿色宝珠的女活佛，在神殿内焦躁地走来走去。她的身影也在跟着她变幻不息。

这时，女活佛走到酥油灯前停下了脚步。她将捏在手里的一张黄纸凑到灯光下，焦躁而又惊惧地看了起来：

尊敬的莲花圣母吉尊桑姆座下：

观音菩萨教化的雪域佛地多灾多难，不祥的红水淹没了庄严的佛幢。现在，许多高贵的活佛，智慧的大喇嘛，都已经越过喜马拉雅山，去佛国印度暂避劫难。因此，您也必须选择：是跟着散布灾难的红旗走，还是跟雪山狮子旗走？如果您不想背弃神圣的宗教，那么，您必须立即启程，在明天树影正中的时候，赶到门拉嘎穷山口。我十名卫教军勇士，将一路护送您前往古老的佛国印度。

大西藏独立国卫教军 雪莫·岗穹①
琼卡尔地区 司令官

土猪年三月二十五日

“咔嚓嚓……”

① 雪莫·岗穹——“雪莫”是岗穹赛家族的房名；“岗穹”是本职；“赛”是少爷的意思。

丹宁湖上又传来令人心悸的冰层断裂声。如同一群不祥的红嘴鸦，发出刺耳的聒噪，绕着丹宁寺盘旋。

酥油灯的火苗在一双睁大的眼睛里摇曳、闪跳。

这是十八岁的女活佛吉尊桑姆惊愕而迷惘的眼睛。

眼睛里的火苗在闪烁，摇曳……，“啪”的一声灯花爆了。这双水汪汪的眼睛，痛苦地闭了起来。

女活佛拿着信纸的手垂了下来，黄色的信纸贴着绛红色的软缎裂裂，指甲象葱壳一样的长长的手指，把那张信纸抓成一团，又慢慢松开，但并没有扔掉。用三根手指捏着它，象捏着一张决定她的命运的凶险莫测的符咒。

她的眼前浮现出一个有着漂亮的小胡子的男人面孔。眼睛是褐色的，象鹰的眼睛那样锐利而凶狠。他的嘴角上总是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此刻，从他的嘴角里似乎就飘出这样的话音：

……你是跟红旗走，还是跟雪山狮子旗走？

菩萨呀，到底跟谁走？是留在国内，还是出走国外？是留还是走？到底跟谁走？

三月十九日，当拉萨的卫教军向人民解放军打响第一枪之后，丹宁湖畔琼卡尔草原上也燃起了大火。古老的土地上硝烟滚滚。雪山狮子旗在火光硝烟中翻飞。“杀死穿蓝衣服的，赶走穿黄衣服的！”“把穿裤子的红汉人统统赶出西藏！”许许多多无辜的生灵象秋宰的牛羊，倒在毛瑟枪口和雪亮的马刀下……

但是，雪山狮子旗只不过飞舞了那么短短的几天，“轰

隆隆……”解放军反击的炮声惊天动地，举着红旗的骑兵象旋风一样打败了卫教军。那些砸烂了锁链的农奴们，也跟着飘舞的红旗去扑灭草原上暴乱的烈火。现在，遭到惨败的卫教军们，正拖着烧穿了一个个窟窿的雪山狮子旗，象一股混浊的泥石流，向着喜马拉雅山南麓仓皇溃逃……

是留还是走？到底跟谁走？

酥油灯的火苗儿继续在她的眼睛里摇曳、闪跳，象是火把在两汪清泉里映出湿润的火光。

如果大经师仍然健在該多好啊。他老人家只要低垂着雪白的长寿眉沉吟片刻，哪怕是一口袋混杂的牛羊毛，他也能在捻一转佛珠的工夫，分得牛毛是牛毛，羊毛是羊毛。可是，大经师他……唉唉！……

两天之前，共产党琼卡尔分工委派通讯员也给她送来了一封信，请她暂时搬到琼卡镇的分工委大院去住。据说，琼卡尔草原那些愿意跟红旗走的贵族和大喇嘛，都已陆续搬进分工委大院去住了。在那里，可以保证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。可是，吉尊桑姆想来想去，还是没有搬过去。我是出家人。她想。我不堕入红尘纷争。我既不跟雪山狮子旗走，也不跟红旗走。那些卫教军名义上保卫宗教，可他们却作下了不少黑业，不能跟他们多沾连；人民解放军呢，虽说进藏八年来积了不少善业，但他们终究是外乡人，而且不信佛教，因此也不宜搬到他们那里去住。她捻着佛珠思虑了半天，最后让那个长得象白桦树一样俊气的小解放军带回了一封信，委婉地表达了她的意思。昨天清晨，她在几个贴

身侍卫的陪同下，悄悄地去湖心岛温泉行宫躲避，不料，却被岗穹赛派来的十个如狼似虎的卫教军，寻踪追截了回来。

时间早过了半夜。寒风将殿檐下“叮叮当当”的风铃声一阵阵送来。吉尊桑姆仍然捏着那封符咒似的信在殿内徘徊。

“咣当”一声，殿门被推开，夜风刮得酥油灯的火苗抖抖索索，有的快要熄灭了。一个喇嘛带着寒风跨进殿内，跪在地上：

“禀活佛：那十个卫教军正在偏殿内砍桌子，骂人，还说……”

“还说什么？”吉尊桑姆皱着眉头问道。

“他们还说，如果活佛您再不跟他们上路，他们司令率领的大队人马将要来放火烧寺庙，然后用牛毛绳子把活佛您绑……绑在马上带走……”

“一群恶鬼！”女活佛勃然大怒。她把岗穹赛的信揉成一团，直向跪禀的喇嘛的秃脑壳抛去，仿佛跪在她面前的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卫教军似的。

“如果这几个恶鬼再敢胡言乱语，我就命侍卫喇嘛将他们关进蝎子洞，还要诅咒他们死后灵魂下地狱！”

从旁边柱子的黑影中，闪出一个胖胖的中年喇嘛。这是丹宁寺的大管家朗杰。他喝退报信的喇嘛，又亲自将殿门关起。这才趋前几步，腰弯得象牛角弓，用轻轻的声调对吉尊桑姆说：

“活佛，那几个卫教军确实比夜叉鬼还要可恶。但他们已经等了一天半夜，难免说话粗硬。菩萨不跟小鬼计较。请活佛还是尽快拿定主意，早一点答复岗穹赛吧！”

吉尊桑姆哼了一声，这才稍稍息了点怒气。

女侍白玛从殿外端来酥油茶和夜餐。可是，她哪里吃得下去呢。她烦躁地挥挥手，白玛只得将端着夜餐的檀香木托盘撤了下去。

“轰——”

远处传来沉闷的响声。这不象是雷声，很可能是炮声。在寂静的深夜传得很远。这一炮是谁放的呢？是解放军，还是卫教军？

从去年冬天开始，琼卡尔草原上就暗暗骚动不安了。岗穹赛的人马在暗暗集结。还曾经来丹宁寺借过银饷。各种各样的流言和叫嚣象蝙蝠一样飞来飞去。

“吉尊桑姆领过红汉人的钢洋，是换了心肝的假活佛！”

“谁跟共产党走，就送他下地狱。”

“假活佛如不供给我们银饷，就把钢洋化成银子水，往她嘴里灌！”

吉尊桑姆担任琼卡尔地区宗教委员会的主任。每个月有人从镇上给她驮送工资——钢洋。这不正说明人家共产党尽管自己不信教，仍在诚心保护和支持正常的宗教活动吗？

我得到的工资，都施舍给那些穷苦病残的俗民啦。她愤愤不平地想。看谁敢来动我一根头发！我是前清大皇帝

颁赐过金册玉印的呼图克图^①，雪域知名的转世活佛。如果谁不怕永堕地狱，不怕来世变成畜牲，那就请他来吧。她又在心里冷笑一声。

不过，她也明白眼前局势的严重性。这是兵荒马乱的年月。如果有那贼胆包天的恶人真的给寺庙放上一把火，那……

一个黑瘦而精悍的侍卫喇嘛趋步向前，低头禀告：

“活佛，我已点派侍卫和有禅功的沙弥，日夜在寺庙四周巡逻。偏殿里那几个卫教军如果再敢张牙舞爪，我听活佛的法旨，半炷香工夫就能将他们打入地牢！”

嗯，不愧是我的侍卫！吉尊桑姆点了点头。

那位黑瘦精悍的喇嘛名叫乌坚，是女活佛侍卫喇嘛们的领班。他用护法神棒在地上轻轻一点，就敏捷地退回刚才侍立的地方。

管家朗杰虽然胖头大耳，但并不臃肿。因为他也曾练过禅功，所以手脚仍很利索。他拾起女活佛刚才揉成团扔掉的那封信，展开来凑到酥油灯光下看看。两只精明的眼睛左转右转。然后弯腰走近吉尊桑姆，恭敬地说：

“活佛，还是向本尊护法神求个卦，问问是走还是留吧。”

她心头不禁一怔。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。学经十四年啦，今天遇到疑难之事，怎么忘了求神问卦呢？这座神殿供

^① 呼图克图——蒙古语，意为长生不老。清廷授予蒙藏地区喇嘛教大活佛的封号。凡为呼图克图者皆能世世转生，永掌其职位。

奉的大威德金刚，就是自己的本尊护法神呵。

管家朗杰办事就是迅疾。他很快就将专司占卜的一个总象是半睡半醒的喇嘛带进了神殿。

司卜喇嘛头戴鸡冠僧帽，举着一个高脚银碗，银碗上放着两根小小的白绢条。它们被呈现到吉尊桑姆面前。女活佛将捻个不停的佛珠套到手腕上，伸出纤细的两手，从银碗上拿起那两根绢条。原来那上面用烟墨各写着一个喇嘛字。

一根绢条上写着：走！

另一根绢条上写着：留！

吉尊桑姆看着这两根绢条，百感交集。这是两根系着她的命运的绢条呵。是走是留，现在一切都要遵从智慧、威猛、灵验无比的本尊护法神的授记了！

她将两根系着命运的绢条慢慢合在掌心，对着酥油灯后面的护法神默默祷告：

“无所不见的菩萨！无所不知的护法大神！我向您祈祷、礼拜，献上全心的虔诚。在这劫难来临的时候，叩求菩萨大发慈悲，指示迷途……”

祷告完毕，她把那两根绢条又放到银碗上。

司卜喇嘛退后几步，将这只高脚银碗放在一张禅桌上。他那似睡非睡的眼睛，与管家朗杰飞快地交换了一个眼色，又垂下了眼皮。他庄严地从银碗里抓出两个牛眼睛那么大的糌粑粑，然后掰开，将那根写着“走”字的白绢条条揉作一团，塞进掰开的一个糌粑粑。揉搓好，又将糌粑粑放进那个高脚银碗里。

“轰——”远处又传来一声炮响。

神殿里的人全都为之一震。夜风从山下送来一串急促的马蹄声。还有嘈杂的呐喊和嚎哭声。从吉尊桑姆到殿内的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侧耳谛听。

司卜喇嘛对这一切漠然不理。他将那写着“留”字的白绢条条揉成小丸后，巧妙地夹在指缝里，换出另一个同样大小的白绢丸丸，不动声色地塞进了另一个掰开的糌粑糰糰，一下一下搓好之后，虔诚地放进高脚银碗。

藏香点起来了，飘散着袅袅的青烟；铙钹敲响了。明晃晃的酥油灯的火苗在摇曳。司卜喇嘛肥胖的身躯摇摇摆摆，墙上的影子也在摇摇晃晃。那只高脚银碗举在司卜喇嘛的手上，两个跪在地上的喇嘛拉开桌面大的一方红缎，张在银碗下面。司卜喇嘛口念经文，跳着神舞，将高脚银碗转来转去。两颗糌粑糰糰也在银碗里滴溜溜地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……

吉尊桑姆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一眨不眨地盯着高脚银碗里滴溜直转的糌粑糰糰。她的心在颤抖。侍尼白玛给她披上一件披风，她也没有感觉到。手上的佛珠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一颗糌粑糰糰从高脚银碗里蹦落到红缎子上。这糌粑糰糰蹦落的声音，似乎比今夜已经响过的两通炮声还要使人惊心动魄。因为这蹦落的糌粑糰糰里，就包裹着菩萨不可违忤的授记呵。

司卜喇嘛从地上捡起糌粑糰糰，剥开来，将裹在里面的